

海的温度 著

润香榭

壹

脂粉有灵

每一缕异香萦绕一段回帆
每一抹脂粉抚平一个心愿

以胭脂细数万千心结，
以水粉魅惑十丈红尘！

粉浓脂香中，

演绎一曲神鬼莫测的脂粉传奇！



世纪文睿
Century Wenyue

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
013069639

I247.57
2854
V1

闻香榭

壹

脂粉有灵



书海的温度

著



北航

C1676849



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
I247.57
2854
V1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脂粉有灵/海的温度著. —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

2013

(闻香榭)

ISBN 978-7-208-11496-8

I. ①脂… II. ①海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146123 号



出品人 邵 敏

责任编辑 邵 敏 方蔚楠

封面装帧 叶 珺

闻香榭之一

脂粉有灵

海的温度 著

世纪出版集团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)

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

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720×1000 1/16 印张 20 插页 2 字数 300,000

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208-11496-8/I·1151

定价 32.00 元



北航

C1676849



引子 二

壹 【三魂香】 七

貳 【迎蝶粉】 二七

叁 【焚心香】 五三

肆 【眼儿媚】 八五

伍 【乌灵烟】 一〇一

陆 【腐云香】 一一一

柒 【解语花】 一二一

捌 【美人霜】 一六一

玖 【仙人粉】 一八七

拾 【还魂香】 二二一

拾壹 【焕颜霜】 二四九

拾贰 【龙涎香】 二九三



引子 二

壹 【三魂香】 七

貳 【迎蝶粉】 二七

叁 【焚心香】 五三

肆 【眼儿媚】 八五

伍 【乌灵烟】 一〇一

陆 【腐云香】 一一一

柒 【解语花】 一二一

捌 【美人霜】 一六一

玖 【仙人粉】 一八七

拾 【还魂香】 二二一

拾壹 【焕颜霜】 二四九

拾贰 【龙涎香】 二九三



引子

(一)

天压云低，浓雾弥漫，周围一片死寂。

一丝丝绵长的黑气从四面八方冒出，缠绕纠结在一起，形成一团诡异的影子，在浓雾中忽长忽短，忽高忽低，变幻出各种形状。伴随而来的，是一种奇怪的味道，又香又臭：说是香味，却令人作呕；说是臭味，又夹杂着淡淡香味，难以描述。

一个小乞丐缩在浓雾中，惊恐地看着这一切。

远处传来“得得”的马蹄声，黑气如同受惊一般，快速扭动起来。一个满脸横肉的粗壮男子飞驰而至，刚好闯入黑气之中，被裹了个严严实实。突然间，马儿无故受惊，马背上男子被高高颠起，又重重摔落在地上。

男子拍衣起身，仿佛并未发现四周缠绕的黑气，骂骂咧咧地摔打着手中的鞭子，忽看到小乞丐，猛然一怔，像是意识到了什么，惊叫道：“你！……你这个……”“妖孽”二字尚未出口，却已眼珠凸起，五官抽动，一张方脸瞬间变成猪肝一般，大口鲜血喷涌而出，顿时气绝而亡。

浓雾变成了血红色，无边无际。“不是我！不是我！”小乞丐惊声尖叫，狂乱地挥舞着手臂，慢慢隐入血雾之中……

“啪”的一声，镜匣合上了，刚才那幕景象烟消云散。一个娇娇俏俏的声音轻笑道：“就是这孩子了。”





那出声的女子容貌秀丽，眉眼灵动，看起来甚为精明。她旁边站着的少年看上去憨厚木讷，似乎还未从刚才的惊恐中回过神来，瞪着灵虚古镜背面那些奇怪的符号，嗫嚅道：“是那乞儿……杀了男子么？”

女子笑道：“不，他只是能够看到人的生死而已。是那男子寿命到啦。”少年松了一口气，追问道：“刚才那些黑气是怎么回事？”

女子悠然道：“那是将死之人的死亡之气。喏。”说着打开一个二寸来高的小黑瓶。一股黑气慢慢升起，绕着镜子盘旋，同刚才镜中的黑气一模一样。

少年却什么也看不到，神色甚为茫然：“瓶子里什么也没有呀。”

女子嗔道：“傻瓜，你看不到，自然有人看到。这是乌灵烟，我试着做了些，看能否找到克制之法。”歪头想了片刻，嘴角露出一抹坏笑，“这个小乞丐好玩，我要把他弄进来做伙计，嘿嘿。”

少年满面欣喜，连连点头。

三更鼓响罢，洛阳城中万籁俱寂。三个黑影鬼鬼祟祟穿过阴影重重的花丛，来到一片寸草不生的空地边缘。

这片空地，方圆不过一丈，黑黝黝的地面并无异样。突然，众黑影中蹿出一个身量苗条的——却正是今日窥视古镜的年轻女子，疾步绕行一圈后，又拿出那面沉重的古镜来，对准空地照去。

亮光微闪，古镜中，哪里有什么空地，倒像是有一只阴鸷冰冷的巨大眼睛，直直地注视着夜空：中间的“瞳仁”黑气盘旋，乌水跳跃，像是沸腾了一般；周围一圈暗红色的火焰，刚好描绘出一个眼眶的形状。且不管“瞳仁”的黑气如何翻滚，总无法溅出“眼眶”，火焰也不曾被扑灭，甚为诡异。

“这儿便是洛阳的地眼了！”女子眉开眼笑，指使随同而来少年和另一黑脸男子准备妥当。

少年从怀中拿出一个黑玉小罐，从中取出一卷红线，看样子竟然是用鲜血浸染的，浓重的血腥味冲得他不住皱眉。女子对照镜中显示的火焰边框位置，指点他慢慢将红线放下。

浸了血的红线一触地面，瞬间消失不见。男子紧跟其后，手中拿的却是一卷黑

线，同少年一样，按照镜中指示，同样放下。但黑线却未消失，在空地上圈出一个“眼睛”来。

三人共同吁了一口气，往古镜中望去。古镜中，暗红色的火焰闪了几闪，很快熄灭，中间的黑气却飞速抖动，慢慢呈现出一朵奇异诡丽的黑色花朵。

少年忍不住回头看向身后。身后的空地上，除了勉强辨认的一圈黑线，什么也没有。

女子收了古镜，打亮火折，将旁边早就准备好的灯笼点上，飞快道：“快挖！”少年无暇多问，三人拿起铁锹、铁铲，将黑线圈住的地方由外至里，小心地挖了开来。

足有半个多时辰，慢慢将土清理干净，一朵脸盆大的花朵出现在空地正中。这朵花儿通体乌黑，花蕊暗红，花瓣重重叠叠，形似牡丹，甚为华丽，但触之冰冷，并散发出阵阵恶臭。

三人一阵低声惊呼——蚀灵，又称地狱牡丹，长于地下阴眼之中，以缠绕在将死之人身上的黑气“乌灵烟”为食，常人肉眼难以看到，需借助灵虚古镜方能发现。发现后需先以人血浸泡的丝线圈住，防止它土遁，再以黑色丝线确定范围，方能掘地取之。据称，用以入药或制作香粉，有起死回生之效。

女子拿出一件黑色披风，将整朵花包上，男子手持一柄锋利的桃木小剑，飞快将花朵切了下来。剩余的根茎如同蛇一般扭动着，吱吱叫着缩进了泥土之中，把少年惊得目瞪口呆。

(三)

天色愈加黑暗，原有的几颗残星躲进了云层，整个城中伸手不见五指，唯有一处灯火通明。

三间连通的蒸房中，四只纱灯将偌大个房屋照得如同白昼。房屋两侧，连同墙壁的木架上面，摆满了个各种各样精致的瓶子：青玉的、陶瓷的、象牙的、贝壳的，散发出幽幽的香味；地上则陈列着各种干湿花瓣和植物根茎，各种研磨、蒸煮、烘焙的器具及一些香粉半成品，这里竟是一处制作胭脂水粉的所在。

刚采来的地狱牡丹，花瓣被一一摘下，放入一个质地缜密的平底砂锅中，用微弱的炭火炙烤着。花瓣受热，迅速萎缩，散发的臭味愈发明显。





炙烤了约一炷香工夫，黑脸男子看火候已到，将略显枯萎的地狱牡丹花瓣收入一个青色玉臼，慢慢捣成糊状，再经过挤压、澄淘等一系列繁杂的工序，最终滤出一小瓶泛着墨绿泡沫的汁液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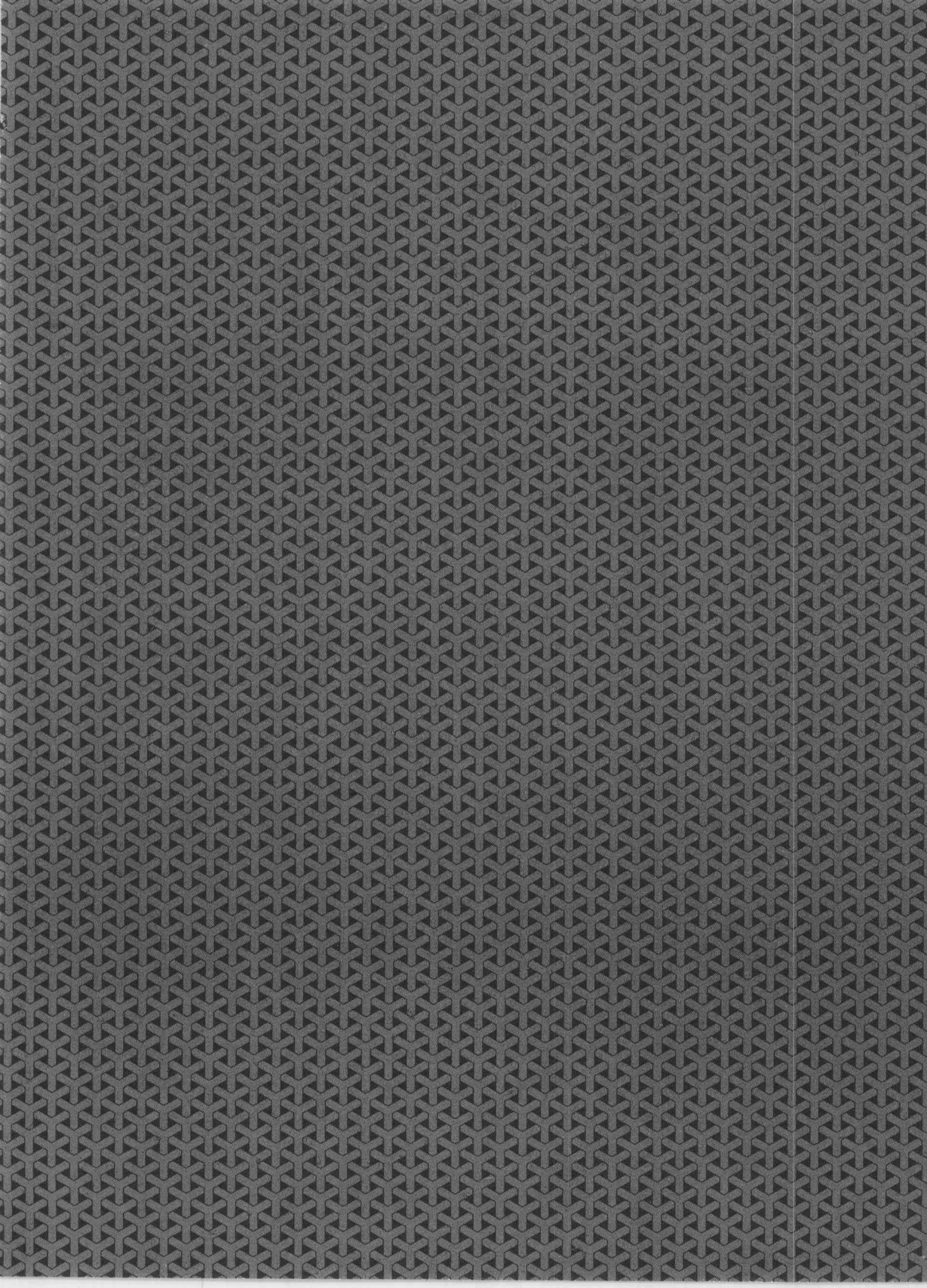
女子俯身嗅了嗅，自言自语道：“还有些土腥味。嗯，要以死亡之花为引，方能发挥地狱牡丹的最大作用。三哥，去取些黑色曼陀罗花汁，兑入十二滴。”

男子依言照做。十二滴黑色曼陀罗汁滴入，蚀灵花汁瞬间变得清澈。女子笑靥如花，递给旁边挑拣花瓣的少年：“腐云香做成了，瞧瞧怎么样？”

一股恶臭扑面而来，呛得人几欲作呕。少年掩住口鼻，踌躇道：“如此臭的花露，怎会有人要？别是配料错了吧？”

女子笑而不答，遥望东方的一抹鱼肚白，一脸狡黠道：“蚀灵化腐云，静候有缘人。今日三月三，我们踏青去吧。”





壹

三魂香

(一)

大唐盛世，洛阳城中官府清明，百姓富庶，三十六行行行兴旺，一百多个坊区商贾如流，井然有序，一片繁荣安详气象。

刚签了卖身契的小伙计方沫儿，此刻正软绵绵地躺在梧桐树下的躺椅上，满脸阴郁，眼神戒备，看样子若不是身体虚弱，恐怕直接就要跳起来逃走。他长眉入鬓，凤目流转，头顶松松盖了块洒金帕子遮阳。若不是知情的，谁还看得出这端丽懒散的少年，却是近日混迹街头的落魄小乞儿。沫儿的身后是一栋精致的三层木楼，门楣上方一块黑底金字牌匾，上书“闻香榭”三字，衬得他更显瘦小。

五月的阳光明亮而柔和，透过梧桐树的巨大树冠洒下点点光斑。老板娘婉娘心情大好，一边调配香粉一边哼着小曲儿，一袭鹅黄襦裙纷飞飘舞，如同初春花间的粉蝶。另一个小伙计文清正在研磨新红蓝花，准备做胭脂用。

文清见沫儿郁郁寡欢，想说两句关心的话，却笨嘴拙舌，不知该说些什么。

婉娘用簪子挑起一点香粉放在鼻子下嗅了嗅，得意道：“不错不错，我闻香榭的胭脂水粉，可是洛阳第一家。”

文清和旁边挑拣花瓣的哑仆黄三连连点头，沫儿却忍不住用鼻子哼了一声，鄙夷之色溢于言表。

婉娘不仅不生气，反而拍手笑道：“好玩好玩！闻香榭里有了方沫儿，可有趣多了，不像文清，每次说话不超过三个字的。”沫儿顿时怒目而视。

转眼之间，方沫儿来闻香榭已有七日。他今年九岁，自小儿父母双亡，在尼姑庵中长到七岁，收养他的方怡师太去世后，便一直在洛阳城内外流浪，直至前些日子发生一些变故，才被迫卖身于闻香榭。





沫儿年纪虽小，但经历世态炎凉，深知人心险恶，这次不得已卖身，情知该感激婉娘才对，却暗怀戒备，唯恐婉娘收留自己有不良目的，但又无凭无据，心中一股邪火无处发泄，总是阴沉着脸，一副存心找别扭的样子，巴不得婉娘生气不要他了，毁了卖身契，重新将他赶出去。

可是整个闻香榭里，黄三是哑巴，文清只会赔笑，婉娘呢，一贯的阴险狡诈，仿佛她是老猫，他则是她手中的一只小耗子，不管他说什么做什么，她都笑嘻嘻的，一点都不生气，气得沫儿干着急。

文清研好了花瓣，小心翼翼看着沫儿的脸色，道：“你病了这些天，还没在园子里走过呢。我带你去后面玩怎么样？”

沫儿梗着脖子道：“不去！”

婉娘放下手中的活计，眨眼道：“真的不想待在我闻香榭里？”

沫儿硬邦邦道：“不想！”

婉娘优雅一笑，附耳过来，悄声道：“在这里，不管你说什么，做什么，都没人当你是妖孽。”

沫儿鼻子一酸。“妖孽”一词，沫儿已经听到过多次。从小到大，那些该看到的不该看到的，总在他眼睛里出现，偏偏无人相信他的好心提醒，反而把他当做妖孽。

婉娘平静地看着他，眼底不带一丝嘲弄。

沫儿愣了片刻，突然握紧了拳头，道：“我……我好心提醒过那个张龙，叫他不要骑马，可他不听，最终坠马而死……为什么那些人不怪张龙的固执，却毫无来由地排斥我、责怪我？”他的眼里冒出火来。

婉娘微笑道：“乌鸦因为能看到死亡，便被人痛恨，认为不吉。你说一个人死了，是怨乌鸦叫了，还是自己福薄命浅？世人宁愿活在蒙蔽的世界里，这才是原因。有些事，不是我们能控制的。做我们能做的，结果如何，由天来定。”

沫儿垂下头，闷声不响。

婉娘摸了摸他的脸，叹道：“唉，你毕竟还是孩子。”一股幽香从她的袖口传来，手软软的，很舒服。

沫儿愣了一愣，一把打掉她的手，站起来瞪眼朝文清喝道：“走！”

文清嗫嚅道：“什么？”

沫儿不耐烦道：“你不是说带我去后园吗？”文清慌不迭起来，在前面带路。婉娘在后面抿着嘴儿笑。

闻香榭主要经营胭脂水粉，主楼就是如今沫儿住的这栋三层木楼，一楼是正堂和待出售的货物，楼梯下面是文清的卧室，旁边有一个大鱼缸，里面养了四尾一尺来长的锦鲤；二楼东侧是婉娘的卧室，沫儿住西侧，中间几间是储存室，存放着一些名贵的香料；三楼却落了锁，文清说是仓库。小楼的左侧是厨房、蒸房和淘房，几间连在一起，黄三就住最靠边的一间，后面是几畦菜地，种着各种蔬菜。

出了小楼后门豁然开朗，原来后面是个花园。其中一个池塘，足有三亩大小，一大半水面都被翠绿圆润的荷叶覆盖了；湖面有一座九曲桥，连着湖中的一个叫做“听雨台”的四角小亭；湖边四周种了杨柳，蜻蜓纷飞，蚰蚴儿鸣笛，蛤蟆儿鼓噪，还有两只黄莺儿站在枝头上唱歌呢。沫儿摩拳擦掌，恨不得现在就爬上去捉它下来。

绕过池塘再往前走，却是一片花丛，中间一条小径，右侧是一座假山，左侧是一丛丛的牡丹芍药。可惜此时牡丹花期已过，只听文清介绍这是“二乔”，那是“白玉”，这是“狮子头”，那是“红绣球”，以及“姚黄”、“魏紫”等。

沫儿看着一朵花儿也没有，就失去了兴趣，心不在焉地四处张望。走了几步看到假山后伸来的枯枝上挂着一串串紫红色的浆果，依稀记得似乎在山野中吃过，味道酸酸甜甜的还不错，便伸手摘了一颗放进嘴巴里，果真挺甜的。

文清正要带沫儿去看“枯枝牡丹”，一转脸看见沫儿已把一颗小果子丢进嘴巴里，正砸吧味儿呢，慌忙大声喝道：“不能吃！”

沫儿只道文清小气，并不理他，又摘了一颗，文清伸手“叭”地把果子打落在地。

沫儿耸起眉毛，指着文清正要痛骂，却突然觉得舌头不听使唤了，发出的音竟然全是“啊啊呀呀”。文清脸涨得通红，拉着沫儿就跑。

一会儿工夫，沫儿的整张脸已经麻木了，不仅说不出话，连眼皮都睁不开了。文清连推带抱才把他拉到中堂的椅子上坐下。

文清尖声高叫婉娘，不见回答，又咚咚上楼。沫儿坐在椅子上，虽然口不能言，目不能视，心里却清醒得跟明镜儿似的。此时喉咙也开始发紧，竟连个“啊呀”也发不出来了。





沫儿这几日正同婉娘怄气，不同她讲话。这时却巴不得婉娘赶紧出现。

楼梯上传来文清沉重的脚步声和婉娘窸窣窣的裙摆声，伴随着文清急促的呼吸声和婉娘的轻笑声。

一股幽香扑面而来，沫儿知是婉娘来了。

只听文清问：“怎么样？”

婉娘仔细看了看他的脸，吃吃笑道：“好一个贪吃的家伙！”

回头对文清说道：“不要紧，幸亏只吃了一个，不然就麻烦了。你去拿些冷水帮他敷一敷。”

文清诚惶诚恐，深感失职，慌忙去打了水来，一遍遍给沫儿敷脸。

婉娘等人去吃晚饭，沫儿还独自斜靠在椅子上敷脸。

几乎一个时辰过去，沫儿的眼睛才能勉强睁开。眼见着晚饭也吃不得了，便示意文清拿了铜镜来照，却见整个小脸肿得犹如发面的盆儿一样，铮明透亮，连鼻子都陷进去了，嘴巴舌头还是麻麻木木无一点知觉。眼睛就更不用说了，完全就是一张大饼上划了两条缝，简直比大龅牙、麻子脸的张麻子还要丑上十分。沫儿差一点将铜镜摔了。

正郁闷纠结，只见黄三带着一个人走了进来。婉娘也春风满面地出现在了楼梯上，一边下楼一边笑道：“卢夫人，好久不见，一向可好？——文清，斟茶来。”

文清扶了沫儿的手臂站起来，沫儿一甩手自行走开。文清斟茶不提。

卢夫人看起来可不太好，黛眉紧皱，脸色苍白。她身着白色锦缎襦裙，同色披帛，却在外面罩了一件黑色连帽大氅。

婉娘让了座，问道：“卢夫人所为何事？”

卢夫人看看沫儿。婉娘道：“但说无妨，这是我新招的小厮。”

卢夫人这才轻启朱唇，说道：“我有一事相求，若闻香榭帮我完成心愿，自当重谢。”

婉娘笑道：“我闻香榭只是卖些胭脂水粉罢了，何德何能，敢应夫人一个求字？请先将事由说来听听。”

这卢夫人的相公叫做卢占元，字逸轩，原是长安人氏，现在帝都任吏部侍郎，平生谨小慎微，从不敢有一丝差池。三个多月前，有一人晚间登门拜会，原本打算不见的，那人却道是卢家故交，自称叫做卢护，在门房处苦苦哀求。卢夫人见其可怜，就叫仆人领了进来。哪知卢占元一见那人，竟欣喜异常，当晚就宿在书房，与

他高谈阔论，相谈甚欢。

卢夫人只道老家来客相公自然高兴，便叫奴仆每日里好生招待。这卢护学识渊博，为人谦和有礼，上至管家下至厨妇皆一视同仁，且出手大方，常买了礼物送与众人，对卢夫人也是一口一个“嫂嫂”，尊重有加，所以不日便得到卢府上下交口称赞。转眼过去月余，卢护竟不提离开一事，每天与卢大人同进同出，同宿同眠，形影不离，倒像是他们情深，卢夫人多余了。

婉娘问道：“夫人，容婉娘以小人之心猜测之，这卢护是否少年英俊？”

卢夫人红了脸，低声说道：“这个绝无可能。那卢护长得……”看了看沫儿道，“卢护面貌黝黑，鼻扁口阔，五短身材，只怕比你这小厮还丑陋许多。”

沫儿在一旁几乎气结。

婉娘道：“也许我们觉得丑，卢大人却……”

卢夫人坚决地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不，我同逸轩夫妻多年，恩爱有加，他一向对断袖之癖深恶痛绝，绝不可能是因为这个。”

婉娘道：“那夫人有未发现不妥之处？”

卢夫人道：“我正要说到这个。一个月过去，逸轩竟如变了一个人似的，每夜饮酒狂欢，击鼓而歌，和卢护夜宿书房，无论我做何事，从不对我多看一眼。”说着眼现泪光，婉娘递了一条锦帕来。

卢夫人接过锦帕拭了拭泪，继续讲道：“我本不是泼辣女子，只好独自流泪，只望逸轩自己醒悟过来。有一天，卢护照样早上同他一同出门，晚上逸轩却自己回来了。我也懒得问卢护那厮去了哪里。逸轩和我共进晚餐，竟也丝毫不提卢护这人，好像从来没见过他一样，而且说话做事也变回到同以前一样，谨慎体贴，温柔有加。晚上也不再宿眠书房。连续三天，都是如此。到了第四天，卢护回来了。就在见到他的一瞬间，逸轩又开始兴奋，抱着卢护又叫又跳。”

婉娘问：“夫人有无偷偷检查过书房？”

卢夫人叹道：“自那卢护一来，逸轩就下令，除了自幼跟随的老仆张库端茶送水外，其他人一律不得接近。我也曾问过张库，书房是否有异，张库说两人饮酒聊天，并无异样。”

婉娘道：“是不是夫人多心了？”

卢夫人道：“我也只道自己是多心了。哪知前晚却给我发现了一件怪事。”

婉娘问：“什么怪事？”





卢夫人道：“前天晚上，我独守空房，心里烦闷，己子时了还难以入睡，就披衣到园子中逛逛，不知不觉到了书房附近。我见书房灯火通明，老仆张库在门口的石凳上打盹，便悄悄走上前去。这时节天气适宜，书房的窗子都开着。我就隔着窗儿向里瞧去。一靠近窗儿，立刻闻到一股奇异的香味，我和家中仆妇都从不曾用过的。定睛一看，只见逸轩正和一个红衣女子说笑，逸轩一口一个娘子地叫，我心中疑惑超过了愤怒，当下便不做声，想看看这是哪家女子。等她侧过脸来，我却吓了一跳。”

“那张脸黝黑扁平，丑陋无比，竟是卢护，身材却极为苗条，与白日所见大为不同。我惊讶不已，仍躲在窗边偷看。喝了几口酒后，逸轩手持长鼓而歌，卢护趁逸轩不注意，从袖中拿出一个香粉盒子来，用指甲挑了香粉在自己身前身后弹了几弹，我又闻到了更浓郁的香味。”

“此时我心灰意冷，以为逸轩寻花问柳，什么世交故友不过是掩人耳目罢了。正准备回房间，却见红衣女子变了。”

文清和沫儿都听得入了神。

卢夫人幽幽道：“临走之前我又回头看了一眼书房的情形，正好那红衣女子回过头来，我看了个清清楚楚：那竟是我自己！”

最后一句话声音变调尖利，令人毛骨悚然。

婉娘道：“夫人莫激动。怎么会是您呢？”

卢夫人道：“我明明看到红衣女子是卢护，等她弹了些香粉出来，再看时她的脸却变得和我一模一样了。你想当时是如何诡异的一副情形！我站在窗外，看见自己身着红衣在房内与夫君调笑。”

卢夫人不住绞手，滴泪道：“也算是我性格沉稳，虽然惊惧，但忍着没有发出响动。夜渐渐深了，我不敢久留，就回了房间。想起当时的情形，我百思不得其解。到底是我看花了眼，还是出现了幻觉？”

婉娘追问道：“那第二天呢，卢大人见到夫人作何解释？”

卢夫人道：“我一夜未眠，想这事毕竟要亲自问过逸轩才能分辨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我便装作摘花，在书房门口候着。见逸轩和卢护一起从书房出来，并无第三人；卢护仍是五短身材，穿墨绿袍衫。”

婉娘沉吟道：“会不会是卢夫人太累，或过于忧思，将梦中的情形当成了现实？”

卢夫人叹道：“这个我也想到了。那卢护见到我，同以前一样有礼有节。早餐